

# 孤帆

(散文集)

鹿子 著



海燕出版社

# 放舟生命河

## ——序《孤帆》

肖云儒

为鹿子的散文集《冰恋》写完评论不久，她又一部散文结集《孤帆》的文稿寄到我的案头。其时恰逢每年一度的元旦——春节叙旧高峰，在与大学老同学的贺函和热线中，便多了一个话题：谈鹿子的勤奋，鹿子的执著，鹿子在老同学中那佼佼的成绩，鹿子在知天命后的生命活力。常常便引发一阵欣慰，一阵感慨：“丽丽（鹿子原名）行啊！”“丽丽后劲不小啊！”

《孤帆》和《冰恋》是精神上的姊妹篇。不息漂泊着的“孤帆”，有一种内在动力，这便是“恋”，恋栈生命的自由；有一个心灵目标，这便是“冰”，达到冷观默感人生的境界。《孤帆》以一种女性情怀创造了父系形象系列，以追求雄强的生命；创造了

自然意象系列，以追求本真的生命；创造了自在生态系列，以追求自由的生命。书中的鹿子如一叶“孤帆”，放舟于生命之河。

谈《冰恋》时，我着重说了内地的、城市的、现代的文化如何挤压着鹿子内心的纯真，以致她不能不向着西部黄河、向着本真的自然生命突围，通过审美方式舒张那颗被挤压的心，保持精神的平衡。《孤帆》又一次印证了这个看法，并且把这个看法引申到更内在的层次。看来，只从后天的、外在的、社会的原因来解释她对西部雄强生命的追寻是不够的。她的追寻，还有着自身命运和心理缺失方面的因素。

《孤帆》有好几篇文章写到她早逝的父亲，深情而又执拗地回忆起父亲在自己幼小心灵中留下的那些难以磨灭的印象。她常常情不自禁将父亲的形象和各类雄强的景观、物象迭印交融，使你强烈感到这位女儿心中潜藏的恋父情结，也清晰地看到这位女作家如何在物我交融中将这种情结衍化为父系形象系列。恋父情结渗透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壶口瀑布、回响着历代人类伟力的太行石板岩和大漠长河草原黄土地景观之中，渗透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力可拔山气可盖世的项羽、正气浩然而又襟怀超然的苏东坡等形象，以及执著、坚忍、奋争、恢宏各类精神之中。父系形象系列成为女性生命在审美层次的补偿。鹿子明确无误地告白了这一点：“随着爸爸落葬的何止是失落的愛？也许还有一个小女孩天真的梦想，也许还有更多更多。”“我明白了，随着亲人的埋葬，自己的一部分也埋葬了，一部分梦一部分愛一部分天真……”“我也明白了，一个人童年的所得所失，会影响他的一生。”（《葬》）

这样，便似乎可以说，在鹿子散文所描写的父系形象系列的背后，其实有一个追求雄强生命的动力系统。这个系统从各方面给她提供追求的力原：第一，鹿子的祖籍在黄河沿岸，本是大河的子孙，

却生于长于长江文化的灵秀之中,对雄浑的大河有一种出自根性的向往和依恋。第二,鹿子的女性性别身份,先天地渴望雄强。这种渴望由于父亲的早逝受到压抑,对一个健全生命必不可少的精神钙质,被遥远的回忆所稀释。正是这种压抑和稀释,反倒加剧了她对父性,对雄强的追恋。第三,鹿子向往自在的生命方式和本真的生存状态,却不得不一直生活在城市文明的塑料大棚中,现代社会文化隔离层的缺氧,窒息着她自然生命的活力。这一切,反激着、驱动着她在自己的散文中塑造父系形象系列。

在《孤帆》中,追寻本真的生命主要是通过描绘自然意象系列来实现的。《天籁》、《神土》、《飞升》、《山外青山天外天》等许多篇什,对西部自然景观和生活在这种景观中人的本真生态作了多方面的描绘,字里行间是那种恬适自如,作者的心态和笔下的景观风物怡然默契。这些描绘给我们营造了一种生命得以舒畅的氛围,处处和现代城市文化面临的信息超载、选择困顿、竞争压力以及空气、色彩、噪音污染构成反差,和这种环境中人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困扰构成比照。在这种反差和比照中,自然景观转化为生命景观,转化为文化景观,让你心向往之。

其实本真的生命从来就是自在的、自由的。《孤帆》对自然意象的描绘,当然也寄托了作者对自由生命的追寻。除此而外,《孤帆》第二辑“生命短歌”集中收进了一束写自由生命可贵和美好的短章,构成自在生态系列。此辑的题记是“生命高于一切,自由高于生命”。她写鸟,写鱼,写鹿,写象,写白桦,写绿发般的小草,写和崎变抗争的盆景,写在风沙中繁衍的沙棘,写大千世界的生命活得自然、自在,活得顽强、执著。她叹息柔弱生命的被扭曲被戕害,赞美稚嫩生命蓬勃的生意,也感喟韧强生命在搏斗中艰难的胜利。在她的自在生态系列中,《小木船》、《水吻》、《绿发》、《少女梭梭》都堪称

精彩之作。

这一束生命短歌，许多是前些年写的，较为集中地表现出作者纯真、善良、博爱和细腻的女性特色。也有一些是近几年写的。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随着作者阅历的增长、生活视野的扩大和人生追求的变化，对自由生命的关注由身边走向“天边”，由小巧走向博大，由更关注女性气质的生命美转而更关注男子汉气质的生命美，由更钟情生命在自由中的优美到更倾心生命在自由中的热烈。这种转化，由一般女性情怀的抒写，深入到现代女性人格心理最迫切需求的揭示。我理解，那不是女性情怀的淡化或遗失，倒是女性情怀的现代转移和深层拓展。

我们可以说，鹿子放舟生命河，追求生命的雄强、本真、自由，既是对女性心理缺失的补偿，对现代城市文化的突围，其实又是一种回归，是对自己被埋葬的那一部分生命的回归，对完整人格、健全心理的回归。

就写作论，鹿子散文给我印象较深的有这么几点：一是入形出神。主要通过切实状写人、物、景，以画面显示诗情和意韵，可视性很强。有时也辅以夹叙夹议，点出题旨。二是动态展开。作者笔下的画面，大都表现为一个动态的流程，“我”在动中观察、描述对象，对象也在动中逐步逐层显示自己的面目。三是冲淡恬适。鹿子以冲淡恬适将女性情怀和父性追寻这两极融为一体，这两极在她的文章里很少表现为浓郁的反差、激越的冲突，而常常表现为超越之后的恬淡，在恬淡中让你寻味。恬淡对鹿子来说既是一种心境，也是一种文风，一种笔法。状物记事常取白描，抒情议论喜用直说，有时免不了显出过分的简洁或直白，却有一种质朴在其中。文字的流畅造成音乐感，质朴冲淡中便有了一种美。

鹿子最近孤帆远航大洋彼岸，异域的风情，两种文化、伦理的

差异,将在这颗敏感的心里激起怎样的感应?她很快就会归来。我想,大家很快便会在她的新作中读到。

愿鹿子珍重。

乙亥岁末于西安谷斋

目  
录

## 放舟生命河

——序《孤帆》…………… 肖云儒

## 远方

- 乡关何处…………… (3)
- 回声…………… (8)
- 玉碎…………… (12)
- 天籁…………… (17)
- 神土…………… (21)
- 回归…………… (25)
- 远方…………… (29)
- 行走的风景…………… (32)
- 美哉 壮士…………… (35)
- 旷达…………… (39)
- 浩气…………… (42)

拥有·失落·梦想 .....	(44)
古道寂寂 .....	(47)
红色公牛 .....	(53)
何不醉一回 .....	(59)
不归 不归	
——跋涉者之歌 .....	(63)

### 生命短歌

绿发 .....	(73)
不回头 .....	(77)
小木船 .....	(80)
水吻 .....	(83)
蓝星 .....	(85)
池塘 .....	(87)
爱的呼唤 .....	(90)
死不了 .....	(92)
那也是一条命 .....	(95)
神秘之旅 .....	(98)
游鱼 .....	(100)
少女梭梭 .....	(103)
壮行 .....	(110)
万物有灵 .....	(114)
对我来 .....	(118)
林中少女 .....	(121)
冬之河 .....	(125)



葬	(127)
鞋	(132)
石人千秋	(135)
杜鹃红	(138)

## 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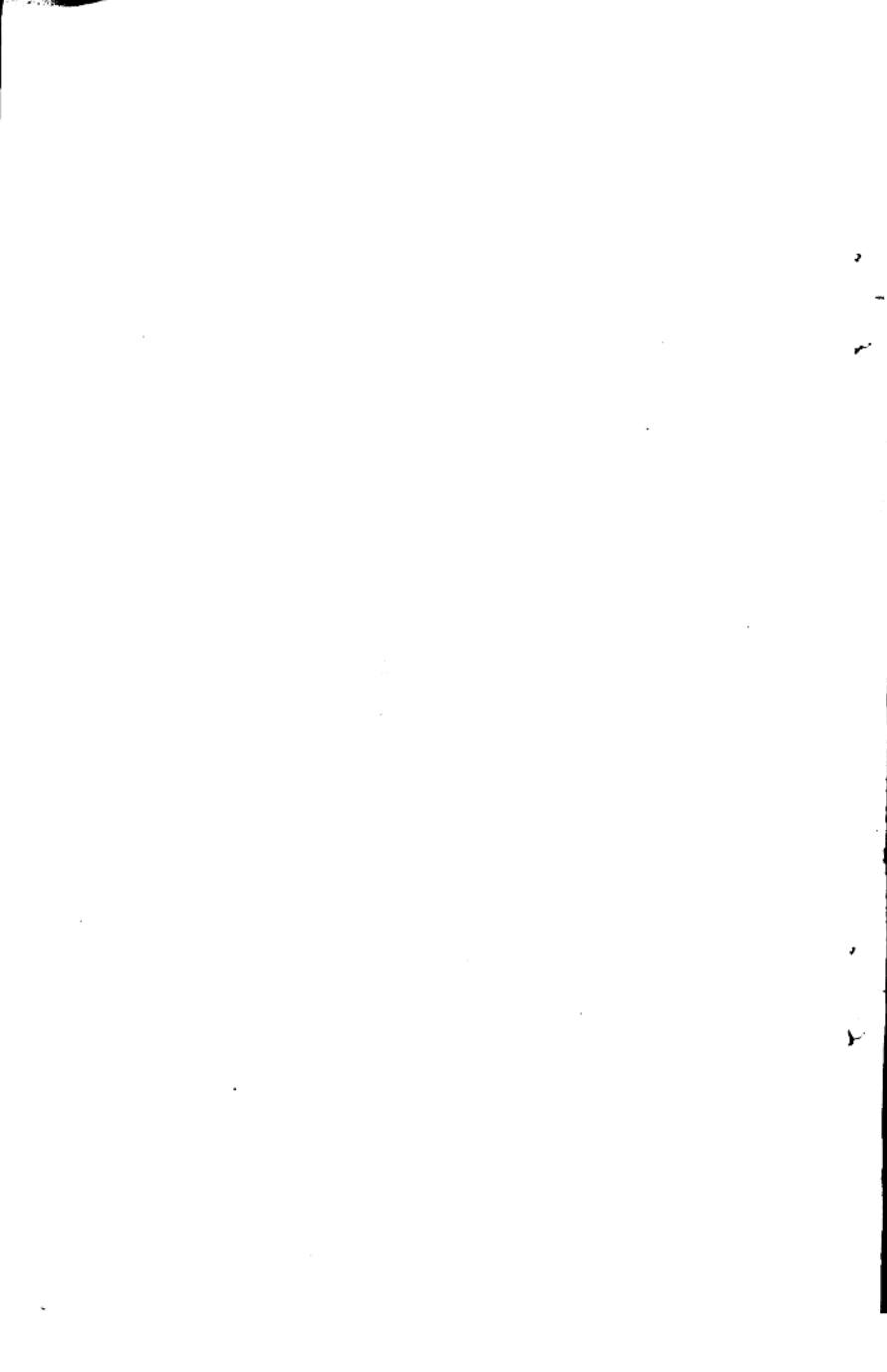
随缘	(143)
双桨	(148)
人生七彩	(152)
闪电	(158)
岁月留痕	(160)
春意	(163)
大愚若智	(166)
夜路	(168)
名片	(170)
长生果	(173)
血色玫瑰	(177)
雨如丝	(184)
花的梦	(187)
愚公云雾	(190)
绿野上的金字塔	(194)
秋的絮语	(197)
奔腾	(202)

## 路漫漫

- 走敦煌····· (211)
- 翡翠绿····· (226)
- 花石峡 鬼门关····· (239)
- 山外青山天外天····· (245)
- 红衣圣徒····· (250)
- 飞升····· (255)
- 自由歌手····· (261)
- 独游布达拉宫····· (265)
- 罗布林卡——宝贝园林····· (271)
- 无处不飞花····· (277)
- 大昭寺火祭····· (282)
- 强巴佛前····· (288)
- 道是无情却有情····· (293)
- 放逐鹿溪····· (303)
- 陶然共忘机····· (308)
- 大象无形····· (312)

远  
方

——到了远方,还有更远方,  
永无尽头……



## 乡关何处

黄泥墙麦秸顶的乡村小屋里住了六年，黄土坡上土窑洞里呆过一年，无处不飞沙的绿城里客居了数十年。乡音已改，可一想起“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句，缕缕“能不忆江南”的愁绪便会无端地浮起。

石拱桥，石板路，青砖白粉墙小屋，淡淡的一幅水墨画。绿蓑衣，黄斗笠，渔家女独立船头，人在画中游。

江南雨，细如丝。梅子黄时雨，连绵数日半月，屋角、墙角生出一层绿苔，瓦罐底生出白霜，衣服也会散发出一种令人怀旧的气味——霉气。

乳白色的鲫鱼汤，乳白色的茨菰排骨汤，鲜活的大青虾，就连最家常的青椒炒绿豆芽，在记忆里

也是色香味俱全。

梦里回故乡，醒来觉得漂泊一生，像一叶无根的浮萍。

回乡，乡音已改，故乡人不识不认你；在北国，一开口，“丝”、“是”不分，露出了马脚，外乡人也。在上海公共汽车上，一声“玛(买)票”，引得同车的儿童文学家任大星侧目：侬会讲上海话？阿拉上海人！啊，不像，不像！他连声说，连个头都不像。是不？连家乡人也不认同你了。洋泾浜上海话。从此改口，再不班门弄斧，还我真面：一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

下放插队七八年，黑窝窝头、红薯茶，不知吞下了多少。一回城，吃起东西来，本性难移，喜甜喜糯喜鲜，有米不吃面，有甜不吃咸，有鱼不吃肉。这不是从里到外，活脱脱一个江南女么？

可说来也怪，长江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各走过一次，小三峡风光也饱览过，心里没多大的触动。过巫峡时，半夜依着船舷，影影幢幢的，似乎伸手就可摸到山崖。回来后，也不过只写了一篇不足三千字的《对我来》。一到黄河边、沙漠里、河源大草原上，血管里热血奔涌，如同天地之间有什么和自己身上的血脉呼应着。风潇潇，沙嘯嘯，好像在召唤自己。

异域有特异的风光和魅力，天涯海角的巨石，鼓浪屿的涛声，石林的奇伟，都曾打动过我，也曾使我浪迹其间乐而忘返。可是，那种触动心灵的震颤，从未有过。

第一次看到从黄河边漫向天际的滔滔沙海——腾格里大沙漠，心似乎停了几拍才怦怦跳动，泪水涌出了眼眶。或进入毛乌素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或爬上黄土高原，或徜徉在大草原，便会像看了一出悲壮的历史剧似的，震动不已，常会有一种无声的乐曲从心底涌出。回来以后，若提笔写文，笔头总也赶不上思绪，字不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而是蹦出来跳出来的。

是那些曾为绿林曾为丰美水草之地如今变成荒漠有什么特别的魅力？

有时，我想，也许大自然的沧桑和人世沧桑相融相吻合，特别能引发人的想象力，能引起人的感情共鸣。可这一切，都无法解释一个江南女子对于黄河边的草原、沙漠那样一种返回前世回归故里的浓情。真的，面对着曾战马驰骋，号角、鼓声响彻的戈壁、草原、大漠，泪水滚滚，说不出的乡关情怎么会抛洒在这无乡无人的地方？

一团谜，埋在心里，困惑，难解。

一次下江南车到南京附近，列车员喊了一声：“丹徒车站到了！”哦，我的家乡！我失口喊出了声，可并不准备下车，虽然在那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郊外埋着我挚爱的爹爹，而今我慈祥的妈妈骨灰已与他合葬在一起。那是去上海约稿，似乎该过家门而不入吧！同车的一个不相识的人说，丹徒，古时囚犯流放之地。对啊！丹，红色也；徒，囚徒也。丹徒，不就是红衣囚徒呆的地方么？我的思路豁然开朗。

我的陈姓祖先，是舜的后代，居住在黄河以北的封地——妫汭；那不就是山西永济县南那一片土地么？那里有闻名中外的《西厢记》里描述的张生与莺莺相会之地普救寺，有一千四百年前就铸成的镇河大铁牛。舜帝就住在那里，制陶器、砍柴、打鱼，因才德超凡才得到尧帝的赏识。尧将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他，封地妫汭。到了周代，武王为了纪念舜帝的功绩，将妫氏后代迁至淮阳，改姓陈。

总算找到自己血脉里流淌的那充满北国豪气的气质了。我的天，我寻找到了陈姓的祖先，寻找到了自己。我笑得流出了泪水。

我的先人曾生活繁衍在滔滔黄水之滨，曾铸铁为八头巨牛，分别置于黄河东西两岸，牛身系以铁索，拉成飞越激流的黄河铁索

桥，曾引水上山开垦出肥沃的农田，曾为了御敌乘骑驰骋大漠、草原。有的战死在塞外，有的因为小人进谗言而沦为囚徒，被发配到江南瘴疠之地。那些曾立过赫赫战功的名将因为朝代的更迭而沦为阶下囚，注定世代为罪人，永远不能返回故里——黄河之滨。他们当中有的不幸死于疟疾瘟疫，有的幸存下来，像当年自己的祖先舜帝开发黄土坡一样，开发了长江边这一片野草丛生的荒芜之地。红衣囚徒何其多，他们居住和劳作的地方竟取名为丹徒而一直流传至今。

我是舜帝的子孙，是陈姓的后代，那么我的血液里便蕴含着先人开拓、进发的勃勃英气。他们发配江南后对于北国的眷恋、幽思之情，也定然融进了我的心里。可是，他们已将异乡——流放之地开发成了鱼米之乡、温柔之乡，他们的后代已不复为早年的黄河人，成了长江人，平添了江南柔风细雨带来的多愁善感的气质。

乡愁、乡愁，祖先迁居江南思念北国、渴望驰骋草原、大漠的乡愁，后代漂泊到北国怀念生养之地江南的乡愁，是怎样地交织在一个女子的血管里、心灵里。

乡关何处？

是莲叶何田田的江南么？是，又不是。

是黄沙荡荡的黄土地、大草原么？是，又不是。

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丹徒的血，流淌着开拓黄河、黄土地先人的血。

乡关在丹徒在江南在埋着爹妈的血骨之地，乡关又在大漠、草原、黄土地祖先挥戈拼杀劳作的地方。

我是多么的幸福，又是多么的不幸。双重的乡关情，双重的爱与愁，折磨着我，激荡着我，使我内心躁动不安，使我的血液奔涌得更快，使我像穿上了一双红舞鞋一样，永远地奔波，永远地寻找，永



远地渴望，永远地用笔挥洒诗情与狂想，直到我倒在先人战马踏过、号角吹过、血汗浸透过的那一片土上。

（一九九六年一月《延安文学》）